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伯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宗伯集卷八

明　孫繼臯　撰

誌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謚文裕王公墓誌銘

吾師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東岑先生南昌王公之卒也上聞詔所司予祭予葬尋

予誥贈尚書禮部已又特予謚曰文裕於是朝廷所以
閔卹儒臣之典綦隆以備矣而獨墓中石有所請焉而
弗讐也公既葬之若干年為萬歷丙午公之子今廣西
潯州守時文方郎南曹則以范學憲廷言狀委余曰張
上恩耀先猷以畢不孝遺責是在吾子余公甲戌所舉
士也夫孔子之葬也而公西華識之小子何人敢為地
下辱蓋逡巡謝不敏又可一歲所而始獲按狀為之誌
誌曰公諱希烈字子忠東岑號也世江西臨川人其先

有諱本淵者徙為南昌人再傳為紹肅紹肅傳竹軒公
崇禎是為公祖崇禎傳澹齋公廷望是為公父兩世皆
以公貳禮部滿祖若祖妣喻得誥贈父若妣徐得誥封
並視三品而兩親之及於封尤人子之希遘云公生有
貴徵質又奇穎七歳能為詩乃祖贈公嘗携之過隣家
指和壁間韻公應聲有敲落梅花襯筆香之句坐客嗟
異曰此今之楊億也他日必以文名天下年十七補邑
諸生又二年為嘉靖庚子舉於鄉顧不利禮部試公則

益結同志為文社相與切磋其藝學日以進而文日以高又十四年為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解館授其院編修丁巳充節使封益藩己未壬戌兩分校會試理誥勅預修永樂大典癸亥除侍讀乙丑主武試丙寅大典成賜金幣晉左春坊左諭徳隆慶改元補經筵講官公次當講盟心積誠幾有所感悟所進講章因事寓規諷反覆剴切上動容聳聽丁卯主應天試是科用言者議革國子生所編皿字號者而以夷於郡邑生追放榜國

子頟大詘會主司廟謁諫而前公諭以禮法且許為請復故號諫者唯唯退遷國子監祭酒都人士惴惴懼乃公毋怒而色耶公顧無幾微第數召集之館下詔以忠孝大節閒為講明道術剖析經義欵欵不倦毋論諸黌髦斌斌顧化即跅弛輩一變而魚雅矣已已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俄轉左遣祀先醫疏言神農古炎帝神聖首出而旅醫師不倫宜改正不報尋署其部篆顧藩有營為王後者政府為關說公力持不可竟

寢辛未知會試貢舉壬申補日講官秩滿貤恩贈封如
制癸酉今上改元改今秩視詹府纂充世穆二廟實錄副
總裁無何以穆廟實録勞進一階食二品俸仍賜金幣
甲戌副吾師少傅吕文簡公主會試時江陵子在試中
意不無公乎屬公若為弗悟也者裁所呈卷信心矢筆
略無所物色厥子㑹弗録其翁弗慊也為輟是科館選
蓋公生平恬穆雅不欲示踔厲聲乃義所不可則又斬
斬不旁奪如此於是二老人春秋高矣日夜謀請侍不

遂遽持其封公服服除為丁丑上亟召公踐故官為吉士師而公固寢疾疾增劇遂終於家公内行淳至始侍讀時嘗一迎其親養邸中樂也後雖違離然不以遠曠省不以艾弛慕以故封公没而公致毁凡四凡弟兄没事寡嫂恭甚兩弟亦前没卵翼其猶子以植於成未中年斷絃虚其室不更續曰吾不欲辜人處子也與人交不言而意有餘久而使人加親所餘奉賜往往以急人困厄行為齋遣死為殯殮若邑子徐生貴溪江孝廉兹

其著聽覩者不習世有機械事人或侵我我置弗較亦不記為誰何寛然古長者之風焉所論撰宗歐陽文忠温醇典雅澤乎道德廟堂之容盛世之文也詩婉淡評者以擬王右丞公尤注思鴻業凡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之故靡不隠心屈首考求探索識其大者上幸思舊學起公於家意且大用公而公逝矣易簀而言惟是上恩未報母養不克終以為臣子恨無窮也悲夫公卒萬歴丁丑六月二十一日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初十日得

年五十有七諭塋在臨川羅家山當江陵柄國初也業好修郄而尚修名故甲戌之役雖少望猶詗公潔完無以中也葢公教士之詞曰正心術保皇極深乎深乎心正而極遵而朋比消矣而臣主榮矣假令公不持服留相天子砥柱巖廊之上士大夫陰有所風厲張氏科名不熏灼禍亦不烈矣夫孰使公以憂去且以毀瘁朝廷不獲賴正人之用而盡伏罪棄者豈非天哉詞林於是有兩文裕令夫强學好問之不足以盡公也而公得耦

陸詹事詹事嘗於經帷忤宰執而公乃於棘闈嘻其可
以齊稱矣為之銘銘曰
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公年甫七詠梅賦詩賦麗以新
中乃鐵石廣平往矣宛見風格南宮典校擇才而收
天臨日鑑誰為貴游寧觸貴臣敢辱公典貞心亮節
媲彼吳輭豫章之産豫章之材言升廟堂地切三台
梅則有實不以調鼎肖其芳華鴻業炳炳徼車在門
哭者在廬行服死孝蒼生其如帝憫遺德贈卹有異

考實易名華袞一字小子服義汙不至阿人思泰岱

世嘆江河公神行天公魄斯瘞追銘其幽用詔来世

貴州布政使司左參政澄齋張公暨配陸宜人合

葬墓誌銘

自余行服於家而參政澄齋張公亦持其母夫人服幽

憂中兩人數相對涕泣已轉相譬抑也公之服除而將

終焉則數名邑之薦紳長老為高會山水之間修香山

洛陽故事惟余亦往往而與則公忘年而昵余久矣一

日公飯客罷自言我頭岑岑者趣就卧頃之不起萬歷庚寅十一月十日也余既哭公寢門而其葬也厥子大受大任以墓石來屬嗟乎余安忍銘公余安忍不銘公銘公而余之悲其又可知也按高大行攀龍狀公諱子仁字安甫澄齋其號世為我常之無錫人勝國時有諱居仁者居仁生顯顯生翼翼實說偽吳將迎明兵以降邑賴以全事見宋文憲墓文中翼生籌以薦仕國朝終禮部尚書籌生訥訥生允恭允恭生恕恕生珍珍生廷

珪廷珪生守平守平生累贈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
小竹公炯公父也母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甫十歲已能
咏庭中花稍長課制義即不好雕飾務禀於理嘉靖甲午
遂以儒士比應天乙夘舉鄉書丙辰落南宫試歸而屏紛
累下帷窺濂洛諸儒先語錄充然有得蓋公志慕為正學
不獨欲以文藝知名也而公之為制義顧愈益工已未成
進士主事南京兵部當是時豐城李公為其尚書實參留
樞公所以事李公如嚴師而李公亦引公為助相與講求

民間利病朝家故實未嘗不移日問夜則公且志慕為經濟不獨精力其職而已而會歲滿主爵者用公僉事楚之湖南湖南故訟府又盜藪公廉訟師數十輩杖遣之庭為清以計擒盜之劇而逸者而脫其囚之繫而冤者境内為肅又會歲滿晉公參議蜀藩於是有九絲之役公贊其決身為監遂以其巢平其都御史疏公功褒然舉首而公無所報謝也客或說公公笑曰夫使舉者為張安世而見舉者為叔向不可乎且吾終不欲以市道交無何果中公以

他事公弗辯拂衣東下其後蜀復有征軍興大窘然至
公故所轄纍纍積囷也後都御史曾公具白狀上乃置
中者言賜白金奬公前勞下補僉事遼陽公至晝夜調
兵食宣朝廷恩德遍行間士甚厚士得宿飽人人呼萬
歲尋移僉浙嘉湖嘉湖俗侈靡公帥以儉俗恣横公繩
以三尺蓋豪右凛凛若負霜雪而閭左若登春臺於是
有海塘之役塘成而上復賜金奬公勞還公少參仍巡
察其地良異數也久之擢副使廣西治古田時當事者

議省官大裁巡守而古田在裁中公即家遲銓改凡三歲拜浙之金衢之命浙當兵變之後士驕而惰公搜廩蒐伍別其老羸者而簡壯健者以時訓練具有程約伍無偽占廩無虛糜屹然一軍寇不敢窺則擢公參政貴州公愀然曰夫輕萬里游而忘八旬慈白耶是曳裾叱馭為烈而舞斑御輿不得言孝也吾休矣不能扞茲遠藩雨上章致其仕公宦轍驅馳幾三十年所操不離兵刑然一切治辦著聲蹟世以此推公果嫻於經濟也而

中間且功且罪且前且却處之無幾微介意蔣徑不除偃室不入虛懐若不足奬借下士若不及世又以此多公學力云公配陸宜人萬歴甲申六月二十四日先公卒於金衢官舍父王國官雲竹公某母某氏也歸公而貧宜人進寛譬既貴進規勸無傲容公遠仕太宜人皆留進温飽秉哲宣懿以相夫於孝忠而無靳厥祀撫二子有立此皆女婦人所難能者若公與宜人真可謂齊德矣公生嘉靖甲申宜人生嘉靖丁亥子男二長大受次大

任將以今年癸巳合而祔之青山祖塋之次禮也葢余獲侍公久私以謂公所稱於當世又不獨其學術與政術而已長身玉立白皙美鬚髯望者以為此何難節鉞樞衡而僅老一叅知尊生寡嗜厚倫而樂善靡所不敦固而僅迫中壽天人之際亦固有不可必哉史公之言曰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公仕而兵民以為天居而公車牘文薦光映乎東山之下高吟暢咏與陶韋同趣公與世不死矣以方齷齪至大官多壽而多辱者屈信脩短

何如也宜人生而共其榮歿而共其藏銘焉宜銘曰

世風日波聲利汨汨孰是矜謹施用則竭公譬大匠

尺寸規矩小役指使大運斤斧勇退早收浮雲去来

彼耄而榮漏急鐘催矧是外物我身亦幻委化須臾

何戀何患還神太虛魄則斯藏爾淑與居青山夜長

刻銘貞石以詔来禩以詔来禩視此銘懿

雲南按察司副使崑源華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崑源華公卒將葬其子太學道時以

其族父參知公啓直所爲狀哀而詣余泣請銘參知公公門下士也其人恂恂篤論君子余生晚且陋雖言豈復有重參知公然太學請甚堅余安可終讓按狀公諱汝礪字用成昆源其別號華之先爲南齊旌孝子寳家錫之惠山其後自原泉邑汴蹕南渡復家隆亭族蕃以雜簪紱鵲起其在興道則德昌公始肇厥基德昌生勤勤生頎頎生治安是爲公父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刑部陜西司郎中母陳累封太宜人公十歲能屬文十二能

辭家讀書禪宮所治易能旁猟左國史漢諸書擷其菁
華十八推擇邑諸生踰七年進食廩直指使者拔冠決
科試文譽藉甚顧不第迄嘉靖壬子始舉應天巳未舉
南宮成進士又皆踰七年而售則公荏苒强仕矣以進
士一餉延綏軍還拜主事刑部四川司分宜敗厥子世
蕃當論罪公職其比即奮筆署曰狠貪驁毒不足為喻
法當戌士論快之陟廣東司署員外郎滿三歲考是時
贈公雖老尚健無恙與太宜人皆被封有詔公慮因四

川未行持贈公訃奔還行服服除仍故官浙江司公既
追痛贈公不勝風木之悲而又内念太宜人廹景光桑
榆尋請告歸侍閲二歳强起補陜西司郎中適三法曹
會勘省臺臣大獄公復從衆中掀髯抗議一稟於法尚
書為倚重主爵者習公風采謀以内秩處公而公自以
無勞遇恩贈公進令贈太宜人進令號於臣子分足矣
不當覬非次會又遘客難日夜虞太宜人愈益急力請
外得浙江按察副使備兵温處過家母子相勞苦重緋

垂白相映照而後慰喜可知也温處故邊海上既到郡忽海水暴漲壞民田廬浸淫決城郭公排有司議亟啓下流壩殺其勢郡以得完歲大祲旁近郡下令平糶米涌貴公獨弛禁商乃大集民得不饑公臨事察變以一身救百姓其捷如此而獨不能庇貪墨吏引繩批根忤臺使者指竟中蜚語論調調乃得雲南治瀾滄雲南去家國萬里公咄咄欲毋行太宜人不可為强食齒決示不僊者公乃黽勉單車行而南省臺會疏備外計復以

公名上則猶用前郄故然主爵者雅知公為不平不以
累公也而公亦自感奮不鄙夷其地庶幾為上扞疆場
報大恩凡攝六道一切厲廉布誠宣示威德軍民土夷
皆大感悅所以愛戴公甚於温處矣俄而公之配楊宜
人與太宜人之訃先後狎至公倉皇納璽書間關以奔
而終天之痛又可知也於是公歸葬太宜人羊祈山與
贈公合懸車不復出公為人直亮恬雅居平無疾言遽
色亦不習為矜誇揚詡事其事二親雖宦游不獲奉朝

夕然手狀問眠食戒子婦以時順適其意千里一室也贈公有弟而貧拊循之百方公拊循其遺孤亦百方太宜人特憐愛幼女數問遺之不絶公亦數問遺之不絶曰此吾二老人意也宗黨有緩急必為之畫邑里有所興罷必首義曰此吾職所當辦也又何功為其鄉請於中丞公損賦額十二三又請於水田使者築大堤以扞沮洳之區幾化為上腴則皆公闓澤鴻烈云以故公生而鄉人尸祝之没而村吁巷哭也亦可以覯公平生矣公

生嘉靖癸未卒萬歷己丑余因是而嘆吏治之不振繇揚激之道失也夫銓衡意也內而給事御史外而中丞直指耳目也分而曹郎又分而藩臬郡縣手足也令夫耳目淆而意胠手足無所効其持行矣他余不能知即華公一官二十年中外不離執法詎不稱貴倨然可以內矣胡外可以留矣胡調則意亦隨耳目而化也公之言曰吾固兢兢者而及此殆有四病世好結納吾寡合世好傴僂吾強項世好游談吾拙訥世好將迎吾不阿

夫公之四病古所謂貞介正直四德也假令汲黯備禁
闥鮑宣持斧鄧攸秉銓且引與同列又何病焉公自以
爲病世亦以病公吾故曰失也雖然仕而其民思之爲
立碑頌德居而儼然賔郡邑稱鄉先生士亦在所自樹
肯以彼易此哉余既爲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金科玉條公所持緋衣豸冠公威儀碧雞金馬公驅
馳石樓雁蕩公埋碑南人吹蘆東人思公去胡爲無
返期人乎不容天不遺壽仁生直乖難窺芝原縟縟

光離離千秋片石長如斯

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雨亭李公墓誌

銘

公諱應祥字善徵别號雨亭李氏世吾無錫人相傳宋忠定公後國初有元丑者饒勇略事高皇帝累戰功予之官辭不拜居錫邑之陡門土田千畝以老李始著陡門元丑五傳為拙逸公拙逸生藹齋公望博學工文辭邑名卿才大夫多出其門以貢仕峽江諭峽江公生贈文

林郎浙江臨海知縣沐齋公繒配楊太孺人公之父若母也公之生也峽江公尚無恙一夕夢騎鹿而手其尾導從甚都寤而子舍報舉公峽江公私獨喜曰之兒殆其祥乎因以命名公生不數歲而峽江公卒贈公當戶産挫於役室廬燬於倭家徒四壁立陡門之業衰焉贈公則稱句讀師教授里中公從之里中已贈公教授吴閶門又從之吴閶門父子間相授受一經終不名他師然公所為文業膾炙吴人士口甲子隷博士弟子籍其年娶毛孺人孺

人吳產也公婿於毛可五年而贈公卒公喪之如禮服除吾郡太守閩施龍崗先生以選拔公龍城書院文譽出儕偶上癸酉舉應天丁丑成進士謁選得臨海令臨海浙巖邑公以書生隨牒往顧不啻若素官所剸劃拊循名美政非一而其大者無若為民履畝而丈搜伏稅為則而均之而賦清輸賦憚海倉險遠公力請於上官得改折民閒苦養馬公用帑金易馬民以休息小弱戶困積逋逮繫無已時公每歲捐其羨代為償囹圄以

空凡此皆公精心畢力籌便利計長久真欲為山陬海
堧謀千百年之安而獨不畏強禦間有所得過豪貴人
以此得強項聲在事且六年臺薦無慮十許上僅徵拜
主事戶部而督餉越行縣延見舊民而轍下之攀戀其
可知也於是楊太孺人卒公喪之如禮公服除守故官
晉其部員外郎出而督餉楚遂擢其省按察僉事治湖
北所積贖鍰檄所司買穀備賑不秋毫潤私橐會楚饑
湖北民獨不饑轉參議陜守關內礦事起公調劑百方

陜民粗得保旦夕不至慴爲礦使魚肉者公之力居多久之再轉副使楚治驛傳俄調陜督其學前是公楚臬入奉新太宰迎而曰君非臨海令耶淹矣調督學用此公於吏事絶精然其雅志殊不屑也所好評隲舉子業嘗兩掄浙闈所收皆知名士又嘗自教兒斤斤先民之程既聞命馳傳入關毅然以興文造士爲已任而旁攝四篆吏事益蜂涌蝟集益晝而理牘宵而閲卷而精以銷亡矣以其間出校商洛再校同州而病乃在膏肓亟

納節歸歸無何竟卒公居平恂恂無所奇至其排難解紛
萬人必往台兵譁譁以臺吏朘餉故兵使者度不可制
以屬公公畢召其隊之長來吾與汝曹約自今隊予一
大鏹聽汝剖誰朘汝者衆崩角謝陜青衿士怨加税將
甘心税使公奮曰是不可激激且生禍立散士税使又
將甘心三原令公引義據正折其角卒援令其從容鎮
定多此類公為貿諸生時朱中丞峽江公門人也來撫
吳行求得公問生有言乎吾與生有言也公謹謝無有

公之居官廉毛孺人卒不能具十金殮則由其素也公之以諸生應郡試也自蘇走常不能具舟楫入而不能具晨餔公居官苦節徒步禱雨二十里外不言疲行役宿荒野惡溪瀑漲幾不保不言危則亦由其素也而於內行至淳篤每追憶二老人遺訓樸遬淚數行下一兄夭弟又蚤世為植其孤女兄弟而嫠者為嫁其遺女族人而窶者歲給之廩以為恒公育黎保赤惟恐傷之則亦由其家之推也葢公之雅言曰為學須識本來面目

病且革曰吾不愧葢棺矣夫本來者何不媿者又何夫
非人真心哉公惟真心好修故不為名高為質行惟真
心愛百姓故不務赫赫務悃愊然公居而鄉里咸信愛
之仕而臨海民為立祠至率金買田供俎豆志勿絶嗟
乎斯可以觀公矣貌癯古鬚飄然善詩所至題其壁行
書遒勁有法所撰有常試編晝簾清斷宦游等稿藏於
家卒萬歴己亥七月十八日距生嘉靖壬寅八月初八
日得年五十有八配毛孺人繼陳孺人亦吳產用臨海

最贈封子男三墓在邑西南軍將山葬以今年壬寅十二月十九日丙午啓毛孺人之兆合焉禮也余與公同鄉書舉者知公既按狀為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世好畫龍有墨而儒孰贋孰真流風之趨公無近名矧彼功利一真肫肫所至而治秉衡執憲往校秦中天將喪文乃瘁厥躬去徵青羊來召玄鹿魄焉斯藏萬世之卜

中書舍人斗墟鄒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斗墟鄒君守官長安邸中而其王孺人卒於寢君悲焉孺人卒之明年而君奉使齊魯之間以間從孺人喪歸吳歸未六月而君亦卒則人又無不悲君者以為君夫婦皆才而賢又皆盛年方貴不當夭而相隨以天也及是將葬其子弘基持所自為狀泣而謁余銘余與君同舉鄉書交最暱余安可不銘君雖然余銘君而余之悲其又可知也按狀君諱龍光字彦為斗墟其號鄒氏相傳出宋龍圖待制忠公浩之後忠公從子樸

由晉陵徙無錫故令為無錫人樸八傳而入我明為桂堂公莊莊生霜檜公普普生學古公堂堂生履坦公鉦皆世隱德為其鄉祭酒鉦生汀州郡丞右湖公子進是為君大父子進生寧陵令龍橋公懋昭是為君父兩公在嘉靖中父子先後舉應天仕皆以惠德直節為聲而鄒益大以著寧陵公配華太孺人生二丈夫子君其長也君生而岐嶷居恒默默端坐澄然内朗汀州公絶憐愛之稍長伸紙屬詞纚纚數千言不休甲子推擇學官

諸生隷吳郡自臺使者郡守邑令試輒最君君於時髦

籍甚矣而都試即報罷者再萬厯癸酉舉於鄉又再罷

南宫試然君弗為愠也闢小樓集圖書其中遐覽勤思

修宏博之業以時治肴醴召羣從奉寧陵公次第起為

壽以順適其意寧陵公為數舉觴賔客望之比於星聚

焉庚辰成進士典在綸綍見推貴近而君不自喜曰陛

下置我鳳凰池幸甚顧安得手持黄紙身向滄洲升堂

而拜吾親乎會格於禁一切不得請望白雲憂思久之

而寧陵公之諱聞矣君奔歸則疽發於背葢君既內恨不得終事寧陵公椎心裂腸不勝哭而又外為寬譬以無傷太孺人心憤懣約結宜其及也然當是時瀕死者數矣適有天幸不死服除趨朝銓舊官日引月長自以決不死矣猝不幸賦彼悼亡疽復發竟死嗚呼其不可知也君內行醇謹始寧陵公令應城獨君留侍汀州公二老人二老人忘其子之不在側也而安君於家寧陵强項景恭王親天子介弟忤其中涓被逮乃得調君傾

室中裝佐資斧絶不令寧陵公知寧陵公忘其困也而安其遇於官劃田以贍宗婦之嫠而貧者分館穀以教姑之子之貧而不能學者其婦若子忘其貧也而安其志節於阨窮無聊之際宗人嘗殘軀搆君君蹵其毒幾敗迨貴遇之有禮無所憎而訟者亦遂忘其嘗毒君也而內安君坦夷忠厚厚施德而薄報怨皆此類本之君天性孝友亦王孺人助之力也孺人名家女父曰太學與春公休道母茹氏大父曰兵部司務五湖公業宗黨外

内替綬照映名有家法故孺人幼而敏慧嫻於女誡歸
而操家廩廩釆鹽靡密無所不程度蓋婉孌以佐大人
懽而拮据以相夫子爲德於鄉而成名於時懿爍所從
來矣嗚呼以君夫婦相篤而莊雖巨源不勝於千乘奉
倩取憐於庭除豈有異哉而不得相守以老德則雙美
數乃齊折其益不可知也君生嘉靖甲辰卒萬歴丙戌
孺人生嘉靖壬寅卒萬歴乙酉墓在塘莊原以萬歴十
七年正月初一日同穴而窆太孺人命也於是余爲之

銘銘曰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我思古人慨焉永嘆嗟爾夫婦德則同貫人琴將亡絃乃先斷麻姑先導王樓揮翰長夜不曉雞鳴歷亂壽年有極壽名無筭我得銘詩彤史青汗以信來兹其永勿漫

勑封文林郎福建泉州府惠安縣知縣加按察司僉事服色培橋劉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友江西參議長洲劉君弘道之僉事湖廣也而其尊

人封文林郎惠安縣知縣詔進僉事服色培橘公卒於家惟是提學副使陸君擻實狀之少宰學士徐公顯卿實銘之然厝而未克葬也其後劉君起僉山東徙叅江西而其母何孺人卒於廨劉君以喪歸既卜吉將葬以封公來合而手所自為狀請余銘其合葬之石余於劉君同舉者再封公吾丈人行孺人視吾母於明德顯懿習矣銘惡乎辭謹按封公諱承宗字繼仁自號培橘培橘之號以其高王父橘泉公王父夢橘公故劉故籍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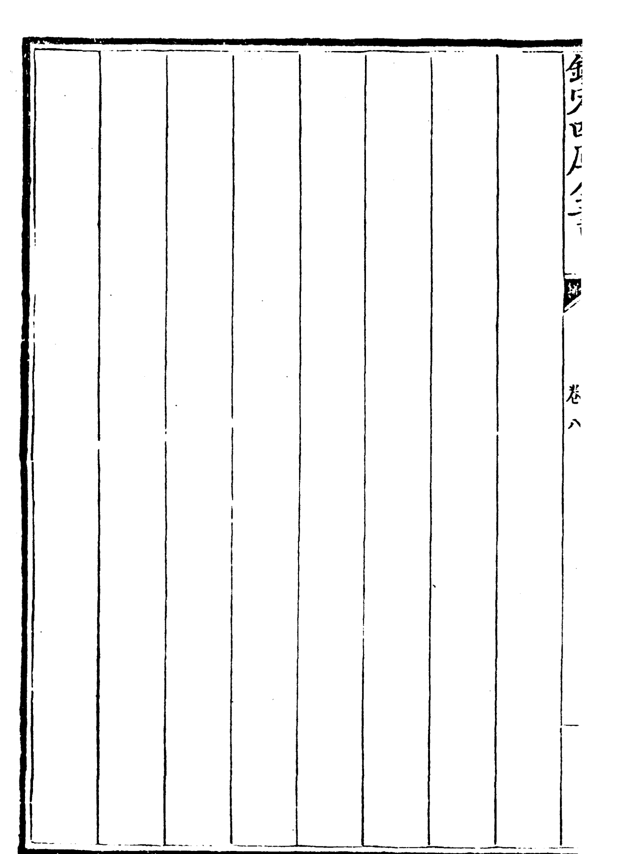
定自國初有諱溥者用明醫徵隷太醫令歸而止其郡
金昌之濠居焉以故籍長洲溥生贈兵部主事資資生
傳所謂橘泉公者也傳生禮部儒士鵬鵬生會則所謂
夢橘公於是劉氏之於醫度三世矣會生炳炳娶於杜
杜腹封公七月而炳以疾夭死炳死而杜免身諦視之
子男爲封公而杜乃大悲泣且泣且乳褓封公以長長
而夢橘公老健亡恙悉授封公禁方及藥論書封公性
穎慧善悟所揣摩設方往往與夢橘公懸合葢其術一

試於大祲疫立起人阽危而諸老醫遜避以為不及即
夢橘公亦心喜孺子似我似我益試於備倭之士士環
聚疲者飲釜中汁皆能蘇僵踣提戈鋋而名在部使者
諸公間封公以此最勞書被冠服杜以此被旌而後母
子相慰藉可知也顧獨恨生不得見父歲時饗祭像而
拜拜而泣數行下低徊久之以為常極甘毳奉杜餘年
杜有兄而獨有外母而寡於我乎衣食歿於我殯然他
親交用緩急受恩無算本之好行德不獨於母氏為順

適而已事夢橋公能望指副意嘗為卜兆其夕感異夢
痞而得善地夢橋公以壽終適與倭變倉倉皇斂含無
抑痛無殺禮人尤以為難晚而劉君起家進士令惠安務
以德化終不持一錢歸惠安人至今思之徵入垣疏請
裁三服官增置行水使者東南賴其便封公之教也會
有所彈劾忤執政補外計且留侍杖履毋行而封公固
不許日夜召所善客置酒為高會雞鳴月落觴相屬不
疲曰兒强效官置老人家山甚樂大都封公好客豪舉

自其天性何孺人佐之未嘗不咄嗟辦也施與狼藉不問生産孺人未嘗不御機杼綜米鹽以儉勤補苴也舅而重闈姑而嫠居孺人未嘗不晨昏定省相成以孝敬也課其子博士家言孺人未嘗不躬潔滫瀡敬其師調膏火勵之攻也而猶數獻規封公身幸用子貴釋藥囊衣繡而乘軒其務保身惜福毋忘異日又數勸封公公之為遺腹兒危哉則曷不多置媵廣支庶媵有子撫之若劉君無兩孺人之合於雞鳴樛木之指如此此其於

封公庶幾齊齒婉德者矣封公生正德巳夘卒萬歴癸
未子男三長即劉君弘道墓在寶華山之陽余惟封公
耿焉孤童耳葢劉　闕



河南開封府太康縣知縣友樵周公暨配曹孺人

合塋墓誌銘

余最嚴事故太康令周公云公宜興人也而婚吾無錫曹氏因留止錫稱寓公而余與公隣也居平習見公古衣冠危坐莊語高視濶步人目之迂及其遇知己慷慨談天下事掀髯抵掌多奇計大略公即不迂顧其意殊不可一世乃世亦竟迂公一為太康逐矣歸不十年遽卒悲夫天且弗容而况人乎公卒之一年而孺人亦卒

於是厥子諸生天瑞等用公遺命將以其二人之喪還而葬之其鄉而手狀問墓銘於余悲夫余最嚴事公而公折輩行忘年而最暱余也而今不可復見矣余忍銘余又忍弗銘公初名之禧字子敬號友樵仕而更諱淳字還之宜興之周靡不系孝侯而公世譜獨系齊純陽侯周盤龍故當有據其後不知若干傳而為曉三公隱於醫子二長仲彬洪武初仕太醫判坐累戍河間次仲達家六陵村贅亳村子宗禮自亳村徙下裴宗禮子海

海子欽自下裴徙城南門子六行衎衢衛衕衡衎善治產得節俠聲是為公祖子望山公有仁望山公嘗後於其叔衡衡字道通王文成公高第弟子也文成嘗稱曰吾門篤實無如周道通舉正德庚午筮仕邵武終唐王相門人稱之曰靜菴先生先生後自有子望山公不復子而撫其子身後頋甚力配薛生公城南舍公生時天寒氣息微婢驚是死兒請棄之祖母儲弗棄也腹之煗乳之乳輙來凡三歲襁褓皆在儲於是儲母年五十餘

高矣而自哺其孫活邑傳為異公亦以是慕儲終身公幼脆弱善病然質敏强記叔孝廉有容嘗逮事静菴先生而親炙文成公獨曰此吾家學淵源也往禀業焉當是時公孱然小稚子耳乃其志已不顧顧應舉決科矣而為文固不凡年十七故大司馬嘉魚方公來宰邑拔公童子中特見器重臺試復高等於是公再授室連斷出而資館穀以養實主故大宗伯萬文恭公塾遂因文恭游唐中丞門公於主賓師友之間多所切磋養日以

深而丈亦曰以精遂婚於曹始居錫久之念且歸矣而
有祖祠之事於是公家祖祠在城南敬宗收族咸於是
乎在而一豪計并之公發憤曰國有社家有祠等耳可
異乎我必復之訟於官豪外蟹宗人内蠱訟連歲不決
事幾敗葢祠復而㝠洗矣丁丑罷南宫試時方公開制
府雲中邉幣聘公為其子師公蹶曰此吾知巳也敢以
孤遠為解遂行且行且求問山川險夷敵情忍悖與夫
兵食盈縮盡得其要領講藝之暇間與方公借箸而籌

居然石畫也方公大詑賞吾以君冉閔而堪顔淑也耶相得甚驩方公入為大司馬柄用而公乃謝歸歸而持望山公服錫廬火公自是不作仕進想矣而會邑令固勸駕乃以丙戌謁選得河南之太康下車樹二誓於堂皇月朔望望闕伏令兩吏高聲唱之以為常其為政先教化後刑罰額忠孝廉節四大字學宫而以出師表陳情表四知傳歸去來辭分署其下表先賢子羔塚復子禽塚牒學官諸生以時灑奠親臨祀韓烈士王節婦唯

謹街巷小兒所讀書多訛誤則市書訂句讀遴耆儒充教讀督之且令相與誦說古名賢遺事誘使嚮往卑高賤良使有别而公乃盡法豪之噬民而持吏者邑大安悅公略於事上官而謹於勤民未事常憂勞而臨事常整暇旱饑公府下檄流民賑境内貸公抗之一孑遺也而賑與貸是兩也夫其目前之不救而問異日償乎立發粟千石賑之公府又下檄練兵而公練兵極精有誚公多事者公笑曰彼不聞鄉者師尚詔事耶不恃兵而

恃此土城易穴耳其曷敢安汴河決而溺死人畜以數萬計公倉皇集人徒給畚鍤疏壅決闕暢其下流水至境平矣一日正宴客吏民相驚言寇至惶遽甚公弗為動已愈洶洶公心知是訛坐益堅容色動數起公愈益留客竟酒罷無寇葢公見事㨗持重老成深堅故能緩弗弛防急弗摇衆也而獨強項直指所當非法歷階引律爭監司有所督過當謝固弗謝卒以劾罷始望山公好言人禄命公亦好言禄命已喪望山公又好形家者

流逌罷歸為兩家術者坐上常𤀹然公意指殊與術家
異布筴必參驗人事善敗以定凶吉往往奇中相宅必
欲蔭子孫為聖賢豪傑者不貴富卜也公執古守正薄
晚近稱先王毀譽榮辱不以攖其中似得諸萬丈恭唐
中丞静菴先生餘緒為多其深心遠識視宇宙内事都
無足為者則廿年老公車風塵邊徼耳目習而思慮審
矣惜哉一為令不克終竟死公初娶儲繼徐又繼為吾
無錫曹孺人孺人父曰汀州守寮母王凡曰徵獻亦乙

夘舉應天者也汀州公以厥子故得公榜下曰夫夫宜
興城南周氏即吾宦邵武而邵武人至今悲思宜興周
靜菴先生妣其後必賢乃以孺人歸孺人汀州公愛女
不欲令去遠為治宅城東隅絕甘分旨擔負絡繹於路
沒而屬其子歲資錢穀乏絕而孺人弗屑也曰父死之
謂何又因以為利執勤累纖悉四十年祠之訟為脫簪
珥廬之火為拾瓦礫官之廨為扃莞鑰男女之婚嫁為
畫奩幣補苴相助終以成夫子孝廉大節亶哲婦云公

生嘉靖己丑卒萬歷乙未得年六十有七子男四墓在

鄉之善計祖塋之次合而祔焉禮也古語不云乎曲如

鈎封公侯直如弦死道邊故夫强項幾於見籜折腰緣

而解印所從來矣公雖坐强直早廢然去而士民擁車

哭走冰雪斯又何也夫直道猶在人心哉彼剥民買聲

譽奉上官而下以潤妻子雖共榮偕老方公夫婦冰花

腐草矣為之銘銘曰

學不苟同文成真宗吾家道通仕不苟禄我夢若告

配食孝肅皇壁不完朱絃不彈鹿門盤桓其芬如蘭水歸木落返葬鄉郭斯丘偕樂以爾子孫永託

例劉授千戶心田馬公暨配許夫人合葬墓誌銘

余同年故別駕如皐馬君一日渡江謁余里居纍纍衰絰也余驟問君何服君泫然曰某不肖不能事親某之先人千戶公暨吾母許夫人相隨棄養逝矣嗟乎已矣顧有以累子出所自為狀拜而請一詞誌銘其墓余謹謝不敏君復泫然曰某不肖不能業官某之先人千戶

公暨吾母許夫人之逝也而其竟不獲徼一命以報矣嗟乎已矣願終有以累子夫君之分誼可思而其情事又可悲也余其敢終讓按狀千戸公者諱應禎字汝福别號心田世揚州如臯人嘗遇詔恩以貲賜爵級得千戸故稱之曰千戸公云公曽祖諱茂才用人才仕忠義右衛經歴祖諱繼祖起家進士仕南京雲南道御史屯田閩廣避逆瑾焰自免隱然厲風節父諱紳舉應天仕寶豐令亦以病自免而歸母某寶豐令三子而公最長

公生故頴異為舉子業良苦有名矣會病羸中廢而以
其才用之家督顧一切治辦當寶豐公心初寶豐公當
朝正居官廉至無以具資斧公是時未弱冠也巳自能
其家百方集若干金獨身走河洛間佐寶豐公北寶豐
公是以無虞於宦公兩弟其仲應科守諸生久弗振公
亦陰為集若干金令應例入太學季應中公所教也久
之亦弗振為應例挂秩太醫左右提挈絶不關寶豐
公知寶豐公是以無虞於家於是公自有子矣子凡五

而别駕君才公召之前勑曰吾家世有名甲乙賢書而
令絶於余乎子必勉之子必勉之毋忘吾所訓勵矣君
跽受教丁夘舉應天甲戌成進士而後公喜可知也然
公務好行其徳故事邑舉一士自額金外令自以意良
民間金累百私舉者家命之曰作興南宫捷尤倍公前
後頻慼謝家有負郭幸不貧毋庸也亟召主計其盡削
逋租籍悉焚債券以相娛樂毋重困吾寠人佃戸恩流
惠行墟里之間林林作頌矣而其後君令會稽中讒移

壽昌又中讒左遷重慶倅未上罷而公顧怫色愠曰藉令吾兒進上馭法至大官孰與直道而黜父子相守老林下樂乎召所善客來談笑移日𧗾然不屑也而其好行德益甚族饑無糈者寒無襦者死無櫘者咸於公乎取邑祲捐金百佐貧民邑疫捐閒田十餘畝為澤園以瘞邑城城圮上腴數十餘畝以築以鑿無所恡奉禁遷奪古塚毋得占城市宋王龍圖夫人塚在公田中祭而後敢遷若新封然則急仁驁義固公天性也大都公為

人長而無釋菾似魯恭養親極滋味似黄香推産其
弟似薛包平心率物判正爭訟似陳寔盜恥見知以德
感人似王烈晚而結社游賞留連觴咏則似白居易云
甞一賔其鄉飲鄉人望見公眉宇為快後固匿不肯出
配許夫人故諸生珊女毋范媪也甫十三歸公煞已能
相公事寳豐公問疾侍湯藥無豫色順適其姑具暮景
無惰容没而含殮喪葬無違禮接娣姒無間言指機杼
督諸子學數見箠楚無溺愛臧獲若干指時其燠寒飽

饑無闕芘儉以成其勤嚴以修其慈守閨閤六十餘年白首若賓則又似鴻光夫婦已公生正德癸酉卒萬歷丙戌許夫人生正德癸酉卒萬歷己丑五子余惟萬年教諭咸以卧聽延年暴酷嚴媪死訣夫獨非天性歟則何其相繆戾焉余雅聞别駕君再中譏皆以强項故其為壽昌視會稽治行尤烈去之日刻石頌德父老過之有泣下者豈其以不儌一命貤孝公則稱先公旐旐清白之誠弗暴貴意得弗驟㾜意失豈其以不沾一命貤

榮則公家父子間慈與孝適相得矣而况許夫人齊德偕老人貌榮名故有不在彼而在此者余故誌其行事系之銘以慰其夫婦九原而舒别駕君之悲焉銘曰

胡玉弗沽有子升墀于何武銜不换文資匪銜之榮曷换而怡父實教忠寧拙毋脂亦有賢母煌煌母儀是曰齊德福壽攸宜没而同藏江河帶之以妥以寧以佑來兹後千百年考跡銘詩

上林苑監林衡署署丞魯川朱公墓誌銘

公諱汶字文魯别號魯川吾常州靖江人也其先鳳陽人有德四者以元進士仕揚州路總管即泰興家焉國初吏部侍郎顒以其子良瑜渡江而來止東沙靖江於是始有朱氏再傳至栢軒公㦬㦬生太學懷栢公承恩公父也太學公故長者令長榜其名縣亭以章有德實娶於劉生公公生英穎太學公授之春秋公即能為春秋所師事顓門老生莫能難也年十四遂補邑博士弟子明年晉食廩髫而青衿超冠其曹道路觀者籍籍嘆

息誰家郎君以彼其年何論明經擢桂乎然公六上有
司即不得一當會廩食久次貢禮部廷中都肄公乃得
第一其秋遂繇北太學上順天幾得雋矣而以額滿撤
去是年隆慶元年也事聞自同郡周太史而下靡弗為
扼腕公顧弗慼曰先生不見射乎夫射有及的而不必
穿札飲羽者則猶有遺技也歸而愈益發憤切磋其業
又六上有司冀終得一當而竟弗得而公後乃大傷恚
曰悲夫悲夫人其如命何且古有棄繻而入關妝豕而

登朝者此兩人非耶吾自髫而壯而艾今髮種種矣而十餘上而不得一當吾其復何望萬歷丙戌起家謁選人久之拜上林林衡丞非其志也然公強力一歲中猶執訊一横胥當之法按籍而黐宿蠧為一洗捐俸入與修社學教之歌誦刻慮竭節欲以覦其能聲稱卓然中貴歛手諸公交譽以為公不負丞也一日行部出意忽忽不自得亟移疾請老江上得請卧江上甫三月卒矣公為人謹嚴居平畏俗若緇惟恐其涅之臨事即直言

勇為無所避讓當為諸生縣令特見尊寵公以間言令罷無名更徭六百名所省縣庸錢幾以千計宗黨有訟賴公一言而解則公著才名上林其素所挾持也而公惟是名不中第祿不逮養為愧其親晚幸有官乃其意即不自得徒以親故其卒也以哭其愛弟戎幕君人琴一痛聞者尤悲焉公卒萬歷巳丑距生嘉靖戊子配江陰貢氏賢明有聞先公八年卒葢余聞公之娠也得之天瑞云冬夜室中水在盌而冰冰稜起可寸許作花如

纈里人聚觀以為祥也必生奇子明年公生夫公挺潔白撥葩藻幾似之矣而卒官冷局上林春風曽不再榮何花不瘁何冰不澌天之所兆誰能違之哉然公故亦有不死者宜銘銘曰

昌名太早何官暮年昌舉十餘而仕不再遷上林一枝以當騰騫弗擊弗搏惟其命然匪人也天德則大全我懷高賢勒銘黄泉其以公傳

上林丞王公暨配胡夫人合葬墓誌銘

上林丞見巖王公卒層而未克葬也踰四年而其配胡
夫人亦卒又踰三年而厥子化醇德醇始獲啓公兆以
胡夫人從而即其祖塋所謂前王之阡者合而窆焉而
問銘於余余生後公甚然仕而及公同朝也余之婦北
而胡夫人舟相銜以行余徙而得公里為比隣余有女
胡夫人愛之而以其孫來聘兩家殷勤通往來若昆友
娣姒然公夫婦鴻爍純懿微余誰知而銘者按公邑北
郭王氏諱望道字懋及初號見菴中乃更見巖以其尊

人九巖公故九巖公諱表縣進士選翰林郎中南京禮部者也禮部公四子長尭衢先生立道亦縣進士選翰林為其編修次梁川公重道為序班鴻臚而又次乃為公當編修先生在時父子相繼起詞林踐華貫而公仲父五湖公業業亦魁鄉試順天後司務兵部一門之内簪纓照暎貴盛無比獨公以一青衿下帷而修諸生之業惟是父若凡以為才曰吾家青緗其幸有托乎命鴻臚公任家督而公任讀公遂以詩游唐中丞薛督學兩

先生之門兩先生亦以為才愛之試督學御史御史以為才前後數列公高等而公弗第也升太學太學先生才公如御史數亦列公高等而公即弗第公黯然太息茲命也夫茲命也夫且賢書奏籍豈獨吾一家物哉會編修先生卒禮部公哭之痛公涕泣與鴻臚公訣兄其留侍生者而弟往送死者僂行走京師以喪歸歸則禮部公亦已上章請老公趣具盡召所善客宛轉寬譬順適之百方以無傷禮部公心而久之禮部公亦卒當析

産邑不幸適中倭當受軍興役公又涕泣與鴻臚公約以其上腴予孤童明吾伯兄負官也次以酬吾兄拮据而後敢言弟於是田取其瘠者室廬取其僻者而役則當其鉅者城之治戰艦長區賦傾槖佐縣官不貲絶不欲偏苦鴻臚公而久之鴻臚公卒公仰天椎心大悲悼曰吾今而後而乃獨稱予矣出而持門戶卵翼吾兄之孤入而破顔色奉其母朱太夫人宛轉寛譬順適之百方一如禮部公而太夫人顧不懌一日呼公前勅曰汝

居恒不言科第非一家物耶汝視我老矣我視汝亦髮種種白而猶以儒衣冠侍徒令我思汝兩兄無休已時公唯唯受教為太夫人舉八十觴遂行謁選人當外公因請內亦序班鴻臚遂以其年賫水衡錢兩淮擁節乘軺車間歸拜堂下而後太夫人喜可知也明年報使俄遷丞上林所署良收一切治辦然公日夜念太夫人老疏請告凶問亦尋至星奔哭棺下一慟幾絕公自此且與社榆攏栢盟矣公始配顧夫人繼乃胡夫人胡夫人

太保毘陵忠安公玄孫女也生而端慧名家禮法見而熟實佐公葢公好讀書於書靡所不觀不耐視事而胡夫人操家斬斬積纖累微以佐公於勤公好行德嘗捐若干金脫宗人棄市罪負責者焚其券而胡夫人益散絲粟貧人以佐公於義公斥園圃蒔花卉樓船板輿以娱二老人而胡夫人辨色而朝翁寢門盜斧闕入身翼姑以免以佐公於孝公掃城中居合鴻臚公避餘發返而棲郭門外而胡夫人掇瓦礫理薪木以佐公於讓晚

而公有官私錢鍰金峻卻無所受凡以洗垢剔蠹而胡
夫人嚴扃鐍惟謹以佐公於潔廉又晚而公病稍弱尊
生家言焚香禮維摩㒺以延年而胡夫人故習為吐納
導引指授公大要以佐公於攝公與胡夫人相篤莊雖
白首不衰其有繇也公祖贈承德郎戸部主事約齋公
晃曾祖友竹公𦘺公卒萬歷癸未生正德丁丑胡夫人
父錦衣冠帶舍人一山公𦘺母莊卒萬歷丁亥生正德
辛巳得年皆六十有七夫浩㧞滚滚孰測其終元化芒

芘孰知其始異哉公首娠也太夫人夢佛指一兒授焉寤而生公公為人終長者里中亦號之佛胡夫人少而好修長而夢一媪慰之若良若行見度矣其後海上有曇陽之事胡夫人叩厥宗旨約略若夢卒之日若有期會焉公夫婦豈獨明去來之因而夙悟始終之故者乎夫此余不敢知獨其育世閥而忘丁落門而安中外肅穆令德皆有於人間世亦足以不死矣為之銘銘曰

耦世甲子踰周而七同歸玄扃異宮而一何去何來

生何必百我最其德以爾子孫千億

湖廣長沙府瀏陽縣知縣致仕柱峯朱君墓誌銘

君諱正裕字在問初號志咸既乃更柱峯云朱之先至元而有仕左丞相清者督漕事海上家焉則今太倉州也左丞生都水監虎都水生樞密院判樞密生荊州刺史源澤荊州生判簿暹判簿避兵江陰之馬沙則今靖江縣也判簿生泉泉生巖巖生鴻臚序班軏鴻臚生三子其季東陽公庶之君父也母陸君生甫三月而陸病

以卒則其繼郭實𥜥𥜥君以長君長而特英穎日誦千餘言十二善屬文十六應童子試年少娟好望若壁人可念遂為其邑諸生俄而晉食廩屈其儕輩矣而君務刻苦精攻其業所治春秋渡江而游吾梁溪孫一元長洲陸安道兩先生之門晝夜手一編切磋究之盡得兩先生之說諸專門老師莫能難也而君乃歸而謁其從父參元先生參元先生為良知之學號為入室海内講學之士往來質問殆無虛歲君從旁聞所謂玄言緒論

躍如有悟於是口耳訓詁亦且莫能盡矣而君遂以甲
子舉應天君弗為喜也務刻苦專攻其業愈益甚甚於
諸生時然數奇屢上春官皆不第而君亦弗為慍攜其
婦劉擊鮮烹肥佐二老人懽延師盛供帳課其二子諸
生肇啓肇修者讀白首在堂青衿在庭而君自以孝廌
在公車年且未艾也無何劉一疾死二子相繼夭於瘵
冢婦秦亦夭君獨持其最少子泣二老人持君泣則為
君取繼於江陰亦劉也劉來無何為甲戌君自出公車

奔東陽公喪甫成葬劉亦一疾死當是時人無不為君傷心酸鼻者而君亦不勝楚神理都盡怱怱病念以母郭故再繼於劉攜家家江陰而身復上春官冀得一當乃又不第尋謁選得楚之瀏陽令時丁丑三月也瀏故山縣又楚徼其俗剽悍君至用片言折獄之久繫而疑者片紙按盜之魁而逸者遠近藉藉稱為神明而會奉例丈田君上下山阪蒙犯霧露身履畝而丈病緜此急亟請致仕歸歸而拜母郭堂下幸健無恙而後喜可

知也然君病即不良止留江陰數年還故土困床簀又三年竟以病卒君為人清簡和易出於悃愊子游之室不至曹丘之金不顧然宗黨有挂丈罔憐其老未嘗不奮袂起也阮家竹林之游陳氏聚星之會怡怡觴咏移日卜夜然非儀不義未嘗不微哂示箴戒也在官不能俟滿考飄然去之曰陶彭澤吾師也閒居駕板輿娛太夫人曰吾不欲潘令擅風流洛涘也淳風遠韻方美前哲度越塵表而骨肉多故連蹇奇疾憂能傷人何堅弗摧

以此悲之君卒萬歷庚寅生嘉靖甲辰子肇隆以其始繼兩劉母合而乞余文其墓石也余惟靖江於吾郡故樂土而艱科名更數十年一捷鄉書而君以明經鏖戰得之郡縣吏不得自移疾而君美治行直指使者請於朝為予告榮遘異數易人所難如此而無所樹勛業以死何也君家光禄君手具事狀猥云不當貴壽嗟乎迹君生平豈具囿風氣而生待貴壽而傳者乎銘以慰之銘曰

天無意乎孰使崛興為吏而能天有意乎胡二豎是乘而下壽彿登物忌多取文乃命愲匪風氣之然造化之恒所以達觀彭殤齊稱我身泡影名於何矜君魄止是君魂天升山縈水紆以勿騫崩復千百年繄吾銘乎徵

敕封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冠縣知縣鳳山張公墓誌銘

山東副使汝州張君維新以歲甲戌與余同南宮籍奏

云於是其尊人封文林郎山東冠縣知縣鳳山公卒將葬副使君哭授書使者令踰汴涉潁浮淮渡江以來曰天乎孤之不獲比於人子也孤顧以藩臣養吾父者數矣而會拜令秩弗敢請也孤徼靈捧表亦惟吾父故歸而廹數舍近矣而吾父弗能待也天乎孤之不獲比於人子也惟是墓石以累子余覽書悲焉質所為狀則其州太守方君應選方君亦與余同籍奏應天其人備文武質不詭且訟言非憲老學宮希睹公面也則公明德

遠矣余乃按為誌誌曰公諱從易字以時鳳山其號家
汝上無慮若干世大都闇𤾉不耀而自公之祖髙厓公
克用始倅其州州倅生栢菴公粹娶於孫生公公生偉
相栢菴公竒愛之顧不幸甫三歲喪其母孫實禠於祖
母何以長栢菴公撫公泣曰是兒似李密耶微吾母誰
為吾子者課之讀輒憶試之藝文蔚紛以藻栢菴公則
又喜吾門待吾子而大日者告我矣而亡何公復不幸
喪栢菴公當是時公内不勝痛而外不勝宗人齮齕業

幾墮然公批卻導歎終亦弗為害也而久之服除遂娶於丁為封孺人公推家秉孺人身卒業所謂清溪𥓰者尋推擇郡諸生試即傾其儕輩籍甚獨都肆連報罷公仰屋咄咄曰者欺吾翁乎抑吾子實當之於是副使君七歲矣而公有異祥公又居副使君所謂高厓别墅者旦暮督之峻又七歲副使君推擇州諸生又若干歲籍奏河南明年捷南宫又三年為丁丑廷對成進士而後公愉快可知也進士以次當拜令得冠時執政方好束

濕吏事以刻核為聲公戒冠令奉法循理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厥後執政敗諸為刻核者名沉汞滅而冠令用循良召入給事中公又戒給事官以諫為名勉旃報上恩無以二老人為念給事乃發舒効懇款上治兵大內疏謹儆貴介濫賞賢書疏更轍中土饑疏賑急飛輓費不貲疏剔蠹言官坐言廢疏獎直他封駁一歲中凡十餘上聞以啓事入侍文華勸講徹所賜上尊珍膳出羞公子舍公引丁孺人額手謝宴而歌天保而後公愉快益

又可知也然給事竟以數言事不獲久居内擢參議湖廣而公無幾微憾惟是丁孺人溘焉捐帷漸老而單公悽愴不自得參議奔自楚所以順適公百方進名碑佐臨池進騷雅副墨佐吟進花石觴豆佐枌榆社中會而公忘亡矣參議起藩山東擢副使公一疾遽卒則辛卯六月廿又六日也遡生嘉靖癸未公為德於鄉非一自副使君成進士業置負郭百畊為義廩贍其族置塾誨族之子弟晚而屬歲祲公益捐餘錢輸幕府以風餔殍瘞

骼為橋道以濟汝洛之間義聲為滿公又善感諭人有鬩於墻出數言立解豪生截公門使酒走匿若弗聞生醒愧悔諸為長者多此類以故公在而閭里化之没而填戶哭嗟乎公之明德信遠矣公配丁孺人婉慧有淑德進士雲峯公女也蓋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世有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公固一諸生以老澤不出其鄉然副使君推其緒餘焚香伏蒲往往多天下大計公不用以副使君為用用乃大光矣身食隆報享有榮名不亦

偉哉彼薛宣行縣置吏職萬年教謟怒不省此其父子閒獨何也是宜為之銘銘曰

至道之精精於治身守一處和物將自覲廣成談天黃帝下拜宫於崆峒至今勿壞公家是閒實遭異人授以其秘俾之維申我握其精棄其土苴有推而行以雨天下不用用光大德德忘天凝天行返於芴芒魄則藏是勿震勿毀為銘幽扃以詔來祀

粤始興醫學訓科嚴山譚公暨配李孺人合葬墓

誌銘

自余解宫官行服於家而粤始與譚文學先生來教諭吾錫先生孤介寡合士也然獨昵余而余亦獨嚴先生一日叩門拜而後言吾先子訓科公之葬也吾叔父司徒公實銘之然而門以内筆也吾先慈之與訓科公合也吾司徒公之門人陳博士實狀之而未有銘也其不肖適有天幸辱在兹土敢以合葬之石請余謹謝不敢當而先生左遷王國官吾錫之薦紳大夫與諸生席函

丈者無不惜先生去以戚而先生顧私獨喜曰吾乃今得擁破氈以歸以不朽吾原下人矣詰余請益堅余又謹謝不敢當而先生留津下不去示堅決不浮慕也余其可終讓訓科公者諱大中字宗正南雄始興人境有南巖山公愛其奇勝因自號巖山云其先出宋朝散大夫文煥公之後文煥公事行具郡志中六傳為銅川授敏銅川公子懋材懋材子為壽昌丞遜壽昌公子昇昇三子其季為醫學訓科公驥驥嘗用壽昌公命越世序

而後其叔祖恭其後以司徒公太初貴卒與昇皆累贈戶部左侍郎是為公父贈公配劉公嫡母也生母亦劉亦皆以司徒公累贈淑人公與司徒公為同母兄而公獨為其嫡所奇愛生不離襁褓帷帟之間以長疑不慧然公實非不慧也或進諫曰夫人亦愛子乎父母而真能為愛子者非愛之呴嘔美衣食也愛之以藝業使游四方故男子生而弧矢懸其門所以志也當是時贈公方以醫領職事蒼梧幕府蒼梧幕府者東西粵總鎮建

節其地得便宜開局曰軍門醫學盡辟所轄官醫之精其技者更番肄其間曰上班而贈公以其邑訓科名高見推擇為領袖於是嫡戚諫者言令公提藥囊侍贈公則盡得其方又以贈公指從他師受鍼灸八法盡其術又旁習星卜諸小道盡其變化而後知公之果非不慧也公既於醫精其於拔沉起痼一切隨手效遂以世業補其邑醫學醫生十年為其訓科會贈公自幕府請老公竟嗣其職在職又十年而公引疾歸則司徒公舉於

鄉當偕計北上公不忍其獨行也護之京師覲見司徒公成進士而公乃翛然鼓柁而南歷齊過魯涉淮浮江度吳絕越盡攬中原上國文物聲名之盛而其先往來蒼梧間又已極瀟湘洞庭武夷仙巖幽遐之觀一節雙屐幾遍宇內而後知公之果能游四方為男子事也公雖隱於醫乎乃其為人長者坦衷質行斤斤一稟繩墨以故嗣幕府最久上下一口稱之曰賢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非獨用醫重云而自司徒公踐華據津公之

為長者益甚有懷暮夜金要公居間公正色拒之固郡太守約以通家禮見積數歲弗能得也即以疾請亦避弗應曰吾老弗仕醫且吾終不欲以吾故而損吾弟名杜門檢方書寡所酬接間獨喜從田間野老沽村酒一鮭一菜引滿索醉古朴真率有五柳柴桑之風焉配為李孺人諱明貞處士北隅公華女母某婦也十八而歸公兩劉淑人嚴持新婦嗃嗃孺人事之婉孌有儀曰吾幼所事吾父若母如此也子生而才脫簪珥佐之讀篚

勑不少借曰吾聞吾兩姑督汝叔如此也㛰而總家政特井井墓以有田所居以有室廬內外事一切治辦曰吾先君子遺令如此也耋而輕萬里程就其子禄養溧陽曰吾兒子不欲旦暮背舍我如此也而其後蒙詔恩有司給肉與帛榜其門曰聖孝錫類鄉里以為榮蓋自孺人歸公而公往往有蒼梧之役孺人則代為子公没孺人代為父令妻壽母卓行明淑晚而丁盛朝遘異數雖時與年會亦其純德備福所私於天厚矣公生弘治

丁巳卒嘉靖辛酉孺人生弘治己未卒萬歴丙戌子男四次即先生所繇溧陽訓遷諭封川起諭吾錫者也余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世但見司徒公致位文昌顯名朝廷以為儒之用大而不知調劑補洩以佐燠寒慘舒侵蝕之偏公所操固性命之樞也其鄉國但見生死肉骨比於倉公扁鵲以為克推隆贈公之傳而不知公嚼然好修澹泊寡營其所身有固儒者之粹實也孺人德齊而壽考過之夫非公活人多不自

享脩齡大年而造物者特推其餘以畀孺人而報公於
冥冥歟然有子教三邑所造士無筭植節勵風出處具
有終始儒之用卒不為不大而活人之世澤其將益衍
以昌無疑也為之銘固宜銘曰

繄儒而醫已疾扶衰贈公之遺繄醫而儒矩蹈繩趨
以兄司徒醫以暢澤儒以傳軌振鐸起迷文學之以
有美媲德望若鹿門藏斯妥斯長彼蘭孫胡軌弗傳
胡澤弗延彌大而宣後千百年視予銘以然

醫壽官楊村呂翁墓誌銘

江陰楊村呂翁卒而其從子應鍾喪之哀曰天乎自吾父逝而吾伯父猶吾父也吾伯父不子吾弟應律以夭而吾猶子也而今已矣其如何則又曰夫死生命之恒也蕃悴數之值也窀穸人之歸也金石事之永也吾其從史家乞一言以殉吾伯父地下矣齋而詣余泣請銘余雅聞呂翁為人而又悲應鍾指不敢辭呂翁者諱講字明學所居楊莊因號之楊村云呂翁非實呂姓也呂

故承氏宋迄元入我明世負江而居間有仕邑宰者自呂
翁之曾祖悛丁家難早卒子巢雲公坤甦焉孤童耳其母
周祔而之所自出呂置焉呂拊循之有恩巢雲公矢曰生
我者呂也吾子孫世世不得復顧承氏矣遂冒呂氏巢雲
公之廢儒而醫以病瘵故傳子春林公夔而醫大著春林
公娶於李生兩子爲呂翁兄弟而醫又大著初呂翁髫時
巢雲公尚無恙也一日召呂翁前勑曰吾使汝兄弟儒而
偃蹇以老乎孰與醫而顓顓以名乎吾材汝審矣汝何擇

術馬呂翁跽對曰惟大父命乃亦廢儒而醫盡得巢雲公禁方及藥論書偕其仲陽橋翁讀切磋究之他日雜出視人病察色脈傳變相與設疑難算功效同者十九不同者十一而後知巢雲公之材之弗爽也病者家以得呂翁兄弟一藥而安以不得呂翁兄弟一藥而危醫僨鵲起幾揜春林公出之上而後知呂翁兄弟之名之果頡頏也然呂翁不獨名醫而已其治人病人治而我收其功不必我出我治而人收其利利不必我得無乘危無

擇安曰吾聞諸先大父之與人交率意哆口不習為苛禮踈節一言投契雖終身可也間譚說古今人成敗慷慨感憤撲𢿨淚數行下人目為迂曰吾不諱迂丐貸無所取橫逆無所較焚券拭嗾曰吾師乎晚而用詔恩拜官服歲不四三御邑令召鄉飲不肯往曰吾德不任此仁心為質蟬蛻聲利第好讀古人書泛濫經史不專軒岐家言好誦詩憶可千首好蓄名賢畫染諷咏展玩翛然清遠而後知呂翁之本未嘗以醫廢儒也蓋呂翁所

自述與應鍾所為余述者云爾而余益訪求吕翁遺事欲盡其為人則潛德媺行甚夥不勝書夫急知已疾而逆之淮執不令具資斧一何篤也疾凡在死法中戒其家勿他治他治徒損金錢乃無益又何悃也終老鄉躅衖路不休不遠卻步不暑加蓋復何質也出入必薦所嗜於先園花開必折以獻若對若思又何孝也遇佳山水扁舟獨往留連不忍去益何曠也逍遥待盡檢所愛圖書且披且吟禁毋得呼佛抑何定也夫是者不獨無

廢儒又類知道也余又安能盡吕翁吕翁卒萬歴庚寅距生正德戊寅配蔣氏繼娶李氏亦無子余考齋倉公師慶年七十餘無子遭倉公喜方授以其書史公傳倉公動必稱師慶然不言慶何如人也吕翁亦年七十餘無子然有重名於時又親其從子應鍾克紹明德潤色其業此之所托以方慶不亦幸甚無憾哉乃其為人進於技矣余故撮而列之付應鍾納諸其幽令後世有考焉銘曰

彭澤生輓香山白銘齋一生死逍遥醉醒吕翁慕之垂老有述曰無㣲諛世好曲筆我筆無諛贅此玄室必銘而刋小阮之意醫術儒行合為一志以詔來兹其兩勿媿

太學古涇華君墓誌銘

余不習華太學古涇君習其子諸生寯云寯與余同以丁卯游於學宫采采芹藻之間相樂也余為諸生七年用射策中科而寯一旦厭棄其業罷諸生籍又十八年

余還守先人冢浮沉里門而䲭持其尊人喪未葬也衰
而詣余言誌銘事問誰狀則趙郡丞道隆郡丞嘗別駕
福州余邂逅之福州其人擇言而發擇地而蹈之非苟
為諛者狀宜信然余竟讀大都言家庭之恒節非有殊
尤絶跡於世也而又偃蹇守太學以老名不挂選人澤
不被閭左安所名不朽焉雖然公之為承德郎尚絅公
子也嫡而兄者三而公居季稱孽子矣而公不自菲薄
方迎師求友切磋經生之業十六補郡諸生十七進太

學志行醇美為倫大司成所寵異弱冠婿於秦婦翁贈奉直公泮太翁宮保尚書端敏公也端敏參機務留中稱貴婿矣而君不自侈汰兢兢踐繩墨為喬太宰魏大理諸名流鉅人所進承德公且死分異諸子田廬君獨得所謂劉圍橋者地偏以瘠稱下產矣而君弗為較勤以補瘠屹然植立于澆漓囂薄之中以寧厥居晚而困長賦稱落門矣而君亦弗為摧食麤衣韋儉以補約以卒無乏絕蓋公鬚髯如戟好面折人過似亢厲然其中

心閑爽無他城府纖毫不輕予人一錢似篤於利然顧名義厚倫理非其有不取於其先人家法庶幾能力守而勿墜者以余耳目所睹記華山千丈林林始未嘗不殷厚好禮後稍陵逼彼其銖兩尺寸而累之聲色酒食博塞鬬爭而肩越之何聚弗散何盛弗衰奈何笑儉勤曰毋庸譽禮法若桎梏嗟嗟以此持家家可知矣君固無奇行閭澤可以不朽乃其處豐履盈常有以自下窘且老顧又若不肯下人者豈其常游天下士有所聞於

名流鉅人耶余故不辭而為之誌誌曰君諱諒字企明古涇其號承德公諱𢡟秩用王國官授嫡母安人過氏承德之父為聽竹公守吉聽竹之父為怡隱公宗壽實惟鶩湖始興之祖其上不具次總之南齋孝子實裔也配秦氏君生於正德己卯卒於萬歷甲申余又為之銘

銘曰

史公有言人貌榮名君貌人憎而名弗榮第考其平生孝友而勤明是惟先民之程吾故以銘君之幽塋

郡文學養吾堵先生暨配蘇孺人合葬墓誌銘

堵養吾先生既卒且葬之二十有三年而其配蘇孺人亦卒厥子邑諸生維藩閩南平令維垣及維屏將以月日之吉奉孺人柩啓先生兆合焉而謁誌銘於余蓋余髫而與維藩維垣兩兄弟者友也於先生乎假館朝饔而夕飧於先生乎授槊先生不以余孱稚厭棄余所以拊循如其子切劘如其友而模範又如其師乃余之幸而第也而先生不及見也即先生之子之第也而先生

亦不及見也悲夫先生夫婦明德濳懿具在事狀余得藉手墓中石舒生平之感其安敢弗力謹按先生諱鴻字鳴秋養吾其號吾無錫之堵自義興徙其先有志三者生丈玉丈玉生理理生倫倫生樂耕公岳先生父也樂耕公行古之道厲操行鄉人尊為長者配薛繼曹實禱於句曲山而生先生先生之生也樂耕公春秋五十餘高矣而先生質又敏慧樂耕公私獨喜撫而曰兒將大吾門耶華陽神告我矣六歲就外傅受章句十二習

為制舉文弱冠僦居邑城之崇安卒業焉夏不帷冬不
被攻苦食淡晝夜兀兀以為常功幾與苦行頭陀埒而
後獲以丙午成郡諸生也是時樂耕公夫婦老無恙先
生愈益奮汎濫百家言咀其英華幾一當京兆試慰二
老人意而四上應天皆報罷二老人又相繼沒先生泫
然曰天乎親弗待矣而守青衿何為乎且吾幸有子吾
休矣於是維藩兩凡弟並嶄嶄露頭角先生業為擇良
師友身又自操督之極嚴竟兩凡弟所繇立本之績學

亦嚴父力云先生少而具卓識自樂耕公好行德戶納畝于宗親以匿徭而我以任役先生跽請曰此夫以虛畝以賈實累者也盍洗諸戶空而累釋而後樂耕公之於耕樂也母曹之在殯也而倭適來焚掠特慘先生哀號籲天計無所復之則倉皇陳牲酒米蔬於庭而大詈其屏曰幸甚毋燬我先骨倭遽棺大嚼去竟以不火人謂孝感先生恂抑善下人足不肯踐公府而獨不能忍强禦豪有假長賦魚肉人者勢張甚先生恚曰是里虎

也我必攖之立白諸令繩以法閭井始貼席凡先生所
重然諾所謹取與燕居必衣冠終其身不習爲狎游謔
浪矩矱森肅見無不嚴憚而於宗親故曲有恩意割田
以佐窶者釀金以資娶者畫山以安葬者葢璪而家者
倚若外府人又無不親先生歸焉先生雅病欬喘病得
之哭樂耕公居平即無一日不病即不一日卧病也歲
癸酉秋頓劇遂以弃余憶是歲初夏學使者試義興余
忝諸生甲維藩兩兄弟於童子中自甲乙盛矣先生賀

余曰同志同遇盍同載泛具區歸乎猝而遭狂飇洪濤沸天舟且覆頼先生色定指夫椒以免悲夫余輩甫以其夏儌先生靈以活而先生遽以其秋死耶且夫不死湖波死牖下天末為無意先生也蘇孺人者父西澗公良弼前母張母王孺人生十有七年而歸先生相先生三十有二年而稱未亡人又十有五年而見其子成進士又四年禄官廨以卒孺人之相先生婉孌以奉舅姑辛苦約束以佐讀為令妻絶甘私餘以養父母老為孝

女延師潔滫瀡進衣履不以子通塞為喜愠於士言命於官言職為哲母則孺人於先生其所以內外相成生死不相悖者矣先生卒萬歷癸酉七月二十八日距生為嘉靖壬午正月初六日得年五十有二葬於祖塋之昭而孺人之合而祔也以今年丁酉十二月孫繼臯曰曩余請業西溪之上則甚德兩先生一為王澤南先生其人堅忍强力䶋郡學宫將得貢死一為先生兩先生皆産邑西鄙家並太湖而城居又皆在西溪皆有子延

明師納友余故皆得廁席焉然余窺堵先生外嚴而内
沉類有體用者非文士而已藉令柄事當機應猝決謀
定慮聲色不動而事集矣惜乎不一遇以死式穀似之
以昌厥施其在南平乎孺人後死二十許年睹其子之
成以報先生地下先生亦永有慰也銘曰
學以苦植行以嚴操弗逢弗庸咄嗟青袍亦既有子
蜚黄綰墨譬彼藨蔉報乃斯食淑也道捐終焉同藏
宅斯兆斯祖宗之旁煌煌天書有來無已我誌厥跡

以詔來祀

惠泉孫隱君墓誌銘

君諱烔字季明別號惠泉君非實孫姓也故蔣氏居江陰之劉莊自其七世祖竹坡公覲徙吾無錫之湖塘居焉故遂為無錫人竹坡公生蘿月公椿蘿月公生檜軒公祐檜軒公生慕巖公世昌慕巖公生思仁公輔實後於其姑之適孫而斬者於是蒙孫姓思仁公生太學梓溪公岐娶於錢生四子長炤次燿次煥君其最少子也

世之父母往往愛最少子而君顧以生晚毋愛然君生
英頴雅不好弄其諸父西郊公者一見竒之以為此兒
寧馨得而祉之去曾他日西郊公自有子乃歸歸而父
若母則皆已老矣產亦已析其上腴悉已瓜分諸長兄
而二老人僅擁其餘瘠以自支給逋日起君入而低回
膝閭出而就外傅讀讀不丙夜不輟蔚然文儒也而即
不幸二老人相繼以没遺令授君其瘠并授君其逋當
是時君孱焉一孤童諸債家執契劵窖子母錢危矣邑

又中倭急軍興里胥追呼按籍而窘役益又危矣顧君弗自危也曰吾故農家子吾力農亦足以佐縣官而封殖其私何必用儒起哉所謂吳戴村者君所受廥也荷耒耜往畊焉櫛沐風雨與僮畯分功適有天幸多歲穫以倍入而逋漸減損矣以身殉義以義終事而役弗困矣葢自君徙吳戴而田疇墟落芃芃鬱鬱幾與湖塘之業埒君之果能用力農立厥家如此君有至性方髫亂嘗身扞梓溪公於盜弱冠而持喪毀且骨五十而慕歲

時祠祀嗚嗚泣數行下事諸長凡猶父撫循諸長凡之孤猶子也不以讒間親不以久渝愛人尤為難君為儉至於米鹽靡密衣不四三浣弗易室廬非傾圮弗治而緩急能周人窶人佃戶以無攜其孥宗黨無瘐死於獄則皆以君故君為慎至于朝夕相戒若吕在門若穽在逵而事至患來即又處以鎮静籌以理勢神情彌朗卒亦無恙夫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君振家開業良本之乎勤乃其人實卓然有以自立故足述也君居平好占

候醫藥諸書問從野老村氓卜晴雨砭疾病效驗多有又好為吐納偃仰以時修息自詑有得然其晚而為勤益甚外强而中乾竟以瘁終其可悲也已不竟為儒用其才當官治民而弟用之阡陌勞來僮僕殿最之間詔書不賜爵郡國不舉徵不獲比於漢之孝弟力田而弟用捐粟振閭左旌門予冠服以老其又可悲也已君卒萬歷己丑距生嘉靖乙未配靖江朱氏墓亦在吳戴村君嘗以子維圻從余游余於君不為不深也銘安辭銘

曰

於斯乎徙於斯乎藏枌榆松檟鬱乎相望彼何老人

君其鄉匪瘠乃腴其以子孫永昌

邑諸生文淵談君墓誌銘

談君諱經字子常别號文淵其先汴商也宋南渡來居

無錫蓮蓉湖上入明有諱壽者用從征勞授官七品又

傳而生志廣志廣生景芳景芳生仁仁生乾是為君父

母朱氏君生而穎慧年十二通尚書能為制舉義氣又

最高君父嘗坐事當詣縣對簿君隨之入垂髮爭庭下甚力縣令檇李卜公奇其辯問童子能屬文乎君謹對曰能立試君書義君奮筆立就卜公乃大嘉賞事遽釋無所問於是縣人為之語曰誰不生男即不如談居久之君推擇縣博士弟子員故廣西按察仲山王先生與令善化令文峯錢公者皆世所稱文章家者也先後講藝縣之洞虛宮中從游者雲集君課其間常最稱入室弟子君又魁然偉人當是時人無不遜避君此特芥視

一第耳即君亦内自許我固饒為之而君五試應天顧
皆報罷然君弗為沮氣乃愈益高曰蘇不敝貂卞不刖
脛孰能明其璞用其策者乎且我幸壯未老終當有知
我者則亦出講藝洞虚宫中後生從游亦雲集其遠乃
有自白下與金壇溧水之間來者往往得君指南歸而
籍甚有名間舉於其鄉而君依然青衿也自此君乃視
賢能奏書真𠤎於千佛名經矣鬱鬱銷損竟卒君雖業
儒生食貧然能資所進修脯奉其父若母旨甘又能斥

其餘婚嫁其弟若妹又能輔族人光復其先世所遺業
毋廢此皆君篤行大者然亦以此無積貲宗黨有相搆
君為分别曲直各得所欲去有宼為奮白公府即致怨
不恤也葢其剛直之節信於平日云君且卒呼弟諸生
緯與其子訣曰我才非不如人志非不如人而今已矣
我死必遺二老人憂善慰之是在吾弟忠信儉勤以持
門戶是在吾子言訖遂瞑嗟乎以君其氣身不離庠序
年不踰艾以死命止此耶其亦可悲也已君生嘉靖乙

未卒萬歷壬午子應奎葬君小嶺原而乞余銘其墓中之石余與君同里閈而君又嘗同學為諸生又先後同出仲山先生門余每從諸門人以春秋祠先生未嘗不遇君俎豆間也低回久之未嘗不殷勤相勞苦而君亦不可作矣嗟乎余不當銘君哉銘曰

君胡氣之高而命之畀僅止於斯彼胡挾持而印纍纍而壽永綏嗟嗟談君人忌猶可天孰諒我身没坎坷

山深水左木茂樟楠君長此安以爾孫子繁夥

華室談孺人墓誌銘

往嘉靖中少司馬中丞十山談公愷解兩粤總鎮歸老城東功名富貴一時無兩而介弟鴻臚明陽公悌韋布糲食依然寒素也邑爭言第五之名不減驃騎矣而華在南郭自封戸部海月公麟祥用計然氏言起高貲埒素封其子戸部郎中補菴公雲貴而無釋文未老而謝為義廩食其族人頗方之范氏父子云封公晚而得今太學次菴君露奇愛之必擇婦曰婦無必名公卿家其

人不離寒素者而可也鴻臚公娶於秦再舉而女亦奇愛之必擇婿曰婿無必高貲其家不乏賢士大夫者而可也於是孺人歸太學君孺人之歸太學君也而封公業前卒嫡其安人益又前卒獨所生薛氏姑在耳孺人所以隆薛氏姑不啻若嫡也食飲必旨甘而敬進之筐篚筦籥無敢或專擅而後薛氏姑乃大喜曰新婦賢幸善事我我無虞瘁矣封公之命太學君也汝父事伯兄而毋事丘嫂孺人則亦舅事兄而姑事姒旦夕問起居

歲時上履所以事楊安人不啻若薛氏姑也而後楊安人乃亦大喜曰娣賢幸親我我無虞閒矣太學君稟學戶部公所而異廠居閤而歸省侍孺人未嘗不引樂羊斷機之事相激勉也太學君好招延茂異為文社切劘其業孺人未嘗不潔滫瀡益膏火佐之攻也而後太學君乃亦大喜曰吾妻賢幸克匡我我無虞晝矣蓋自孺人稱太學君婦而門以內外無不賢孺人者孺人又識重見遠諳曉大義不落女婦人跼蹐閨閤見解一夕盜

斧闗入勢張甚孺人不錢帛問也急扣薛氏姑寢門身倉皇掖走以免薛氏姑且驚且定泣謂孺人而何第善我而實生我煦煦德之矣而太學君以父戸部公故所分授田廬降而與其子五人者齒太學君意不無鞅鞅孺人從容言先大人不徒手起南郭乎丈夫在所自致何齷齪計較為且微兄公君寧有今日太學君遽感悟自此絶不以挂口故知嚮者孺人之事楊安人非獨引分亦其中心誠不背本也而久之孺人即不子則為嫈

別館飾一姬侍太學君又不子又以一姬進他日果有
報後房舉子者而孺人喜可知也曰先大人其終祚君
以無遺吾姑矣親卵翼㖢濡惟恐傷之疾幾殆捐槖裝
召醫巫省視卒以不敗長而督之讀斷斷如也卒以觀
其成其為門戶嗣續計長久如此此豈但相太學君為勸
學助勤比於益友而已乎於是遠近亦無不賢孺人且
以賢太學君能孝恭母兄而不墜其宗也且又以徵士
不離寒素者其女必賢而能擇人者又賢也孺人生嘉

靖辛卯卒萬歷庚寅葬孺人梅里新阡而以孺人弟太學君信余修狀令二子來乞銘夫弟也而居平不輕丐姊一錢沒而肯溢一詞乎狀宜信然余嘗廁文社暱太學君久彼其鴻懿淳爍耳而習之矣即徵狀信也銘安辭銘曰

維詩二南古歌房中關雎夢寐小星在公里巷化之俗美且同世衰教熄遐哉王風巧妬工譏索家殄宗有卓明淑惠仁以容姬子吾子曷生匪躬以章厥先

以厚爾終諒古有聞亦德之豐鬱鬱高原於作新宮

藏斯安斯祚滋無窮我揭以銘詔彼罔矇

勑封孺人孫室尹氏墓誌銘

孺人尹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操江南畿萊陽孫公旬

繼配也公受操江命未上而母戴太孺人卒於里惟是

含殮誠信畢在孺人公奔歸且踊且號微吾妻誰代吾

子乎太孺人之服禫而孺人亦卒公即又悲泣吾妻從

吾母地下即吾弗忘吾母忍忘吾妻於是自為傳傳孺

人而貽書繼臯誌銘其兆嗟乎敎之衰也勃谿之俗成而嫖忽之歌聞矣如孺人所稱賢孝婦非乎遂爲誌誌曰孺人萊士族祖諸生天麒父煌孺人腹母柳六月而煌卒生數歲柳亦卒實鞠於祖母薛慧且淑也薛憐愛之甚偃蹇其偶年十七其季父文學某祭公諸生中異之以爲貴人會絃再絶孺人乃來爲繼入門逮事王舅姑曁其舅陵川公咸婉孌有儀而獨事姑太孺人久終其天年繼以死初太孺人失陵川公也嫠且病性又嚴

重持新婦嗃嗃鮮所當意公又淹諸生未達孺人逆色
望指調旨甘而敬進之以時奉衣襦病走醫巫間拮据
績紝累纖嗇佐朝夕凡以順適太孺人懽其心抑安公
讀也而公果用丁卯舉鄉書甲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選
入臺為御史皇華直指之使驂牡而乘驄十九在官十
一在家太孺人無離憂以孺人在也公自御史久次貳
大理以陟都御史一意宣風亮采庶幾藉太孺人餘年
報主上大恩亦以孺人在也而竟相隨以死計孺人從

公禄邸中分華而享佚月日可屈指數耳其可悲也已孺人為懿烈非一自處妯娌逮宗黨下至里婦無所不周睦人人自以德已損貲植諸尹親為長久毋使坐糜勑其子必曰積德積德不専責讀書先後置二媵侍公待之並有恩禮無醜窮無溢盈斯皆女婦人所難能者然無大事太孺人以身相終始非獨至性亦其於經訓習矣孺人生嘉靖缺卒萬歴壬辰葢孺人被今稱用公御史時詔恩與元配李孺人同贈封者也公偉望重臣

朝野傾嚮久即家拜煌煌顯號貢孺人幽潛寧一二錫
然哉皐既誌之如此而又為銘銘曰
女而士兮婦而子兮以奉姑終下而從兮以相中丞
往靖共兮嗚呼斯其為尹吉氏之封兮

華母安太君墓誌銘

安於無錫最著華又著兩家皆累高貲喬木相望所從
來久其在嘉靖中華則鴻山先生察繇翰林吉士累官
侍讀學士視南篆安則膠峰公如山亦繇吉士外遷僉

事四川地望官階畧亦相當學士先生有子太學涧菴君伯貞長而材絶憐愛之曰必婦名家女而僉事公之季太學膠陽公如石有女賢故華所自出也曰必壻名家子於是太君歸太學君太君之歸太學君也而學士先生業焚魚家居然所識拔門生故人湍天下他日擁車葢造請鵞湖之濆者趾交錯不乏惟是飲食烝勞一切需太君取咄嗟辦太君不為難也曰婦不幸不及事吾姑錢宜人幸及事吾翁何敢不盡力學士先生課太

學君嚴所招延皆四方名士旦暮各有程而太君相以勤太學斤斤守其家微近啬而太君相以禮宗黨有緩急歲時伏臘有贈遺問太君僮僕千指飽饑煥寒問太君不問太學君也葢太君身不出帷帟足不離機杼而閫内外事斬焉以理絶無難太君者太君所難子乃又不妬飾宜子之妾以進而太學君有子矣㓜而顧復長而督誨太君忘其非吾出也即諸子亦忘太君非所出而太君有子矣嗟乎教之熄也樛木小星之詩不歌於

房中而婦以妬敗德士以婦滅宗者豈少乎如太君不亦秉誼達識女婦而丈夫者哉吾獨嘆鄉者學士先生老矣其少子禮部君叔陽又弱冠用名進士起家當此之時太學君伏櫪未衰而其長子諸生師臯髫而妙文辭復隱然負青雲之䄇家方隆盛簪纓衿珮堂階映照太君一俯仰而慰意可知也久之學士先生以壽終禮部君夭雖太學君父子不能竢一第相隨逝矣歲曽幾何太君一哭其翁再哭其子更哭其夫菀枯炎寂之變

躬閲親嘗而後以身殉焉太君所能為華氏世者人也所不能為華氏世者天也其可悲也已太君歿萬歷己丑距生嘉靖辛卯卜以今年己丑啓太學君兆合焉禮也吾既為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不子而子以祚華氏其傳二禩沒而莽此世號皇妣後多受祉厥祚不已

邑諸生涵盧馬君妻徐氏墓誌銘

諸生馬君希尹之妻徐氏卒而涕泣自為狀來請銘曰

吾妻江陰人也江陰之徐望於我常州之五邑而太學生璜拙翁其與其配秦實生吾妻方吾妻之在室也父若母絶憐愛之吾妻亦婉孌而承事也葢其家嘗一受盜火著其父之身傷焉吾妻則亦自炙其臂曰以分痛也父病幾殆則早夜起而呼天曰願以不肖女之身代也於是稱為孝女而自歸於吾則以不及事吾先大夫與吾之嫡金宜人為恨所以事吾生母林與所以事其母無兩是吾妻之能順也吾之少也不能問生產吾妻

弗為意也吾稔惰不力於學而吾妻乃諫諫弗從則往往涕泣道矣吾晝與友朋切劘文史之業而吾妻進滫瀡無闕夜而篝燈讀而身以女紅佐吾勞也吾出而試學使者而吾妻已病然猶歸寧傍父母以安吾於試而倖成諸生而吾妻病已篤顧猶諄諄戒我無佚廢業無利傷行也嗟乎吾妻吾益友也二十而來歸四年而遽棄吾以天遺形永離遺息仍喪斷絃孤雁能不悲乎今之葬也子其幸銘之余嘗考覽載籍婦德之裨士行何

其大也故王章憤激於牛衣羊子終業於斷織相成之效自昔而然今無論馬君所稱思之皆有事實可信即其緝文勵行卓然將振其家聲非孺人之賢而何也孺人生嘉靖戊午卒萬歷辛巳得年僅二十有四銘曰

相彼凡鳥雙飛並翔鳳兮凰兮乃失其凰嗟何續矣

雞鳴之章

王母華孺人墓誌銘

華孺人者故鴻臚梁川王公重道之繼室也本鄒氏父

小涇翁詠毋郭其氏華者郭卒而長於姑鄒竟乃毋鄒
而父峄山翁惺也華鄒皆無錫大族孺人生長其間兩
家父母絶憐愛之以孺人婉慧静莊稱其為女也逮歸
於王王又大族也舅曰禮部郎九巖公兄公國史編修
堯衢公其父子並踐華貫赫奕貴盛家又饒禮法孺人
甫入門稱賢姑朱安人太姑唐太安人無不宜孺人孝謹
稱其為婦也編修公卒官禮部公卒於家而王氏遂多
事會島夷飈起有司用軍興法百方窘鴻臚公鴻臚公

捐槖應之凡以佐縣官城守而家顧承島夷火焚掠幾盡然鴻臚公無深念以孺人能譬說慰解無傷其心而又身拮据以補助之也鴻臚公卒孺人稱未亡人十六年卒睹孤之有立以孺人能教也若孺人者所以為女為婦為母之道何其備也然孺人處貴富而多憂勞之攻不出帷帟而嬰門戸之慮故未老而病痺病八年竟卒矣距其生為嘉靖癸未卒為萬歴辛巳葢余閭里中化行之事其母孝也八年於病而身抱扶臥起殁而慟

幾絶者數則孺人有子矣葬孺人前王村祖塋之次啓
渦臚公兆合焉而手狀來請銘余安敢以不文為辭乃
為銘銘曰

鄒有淑華則嫁歸於王亦繼華奉尊嫜順以下德多
有閨門化中道艱良人謝爰立孤陶母亞美崇原水
紛迸石上銘照長夜

徐孺人薛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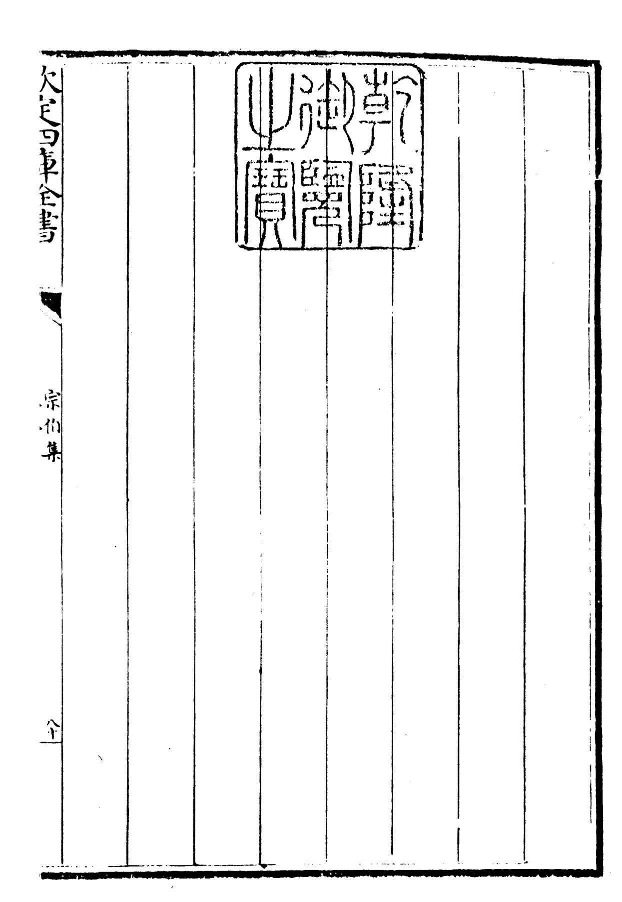
孺人薛氏文學澄字徐翁之配而茂才文光文瑞之母

也徐江陰大族素封丹轂所在相望而薛自觀察畏齋先生以名進士起家道德文詞宗表當世其配宜人談也實生孺人孺人生而静婉觀察絶憐愛之曰吾女不與凡子而㑹徐翁少而負雋聲擇焉乃字於是孺人歸翁孺人之歸徐翁年甫十六耳而徐翁之尊人忽然捐館舍孺人相徐翁喪葬易戚一禀於禮宗黨内外嘆息譁曰毋言婦新不儉人之襯徐翁於諸兄弟中最少田劏其瘠者廬劏其狹者而又中島夷寇䖍焉一孤持門

戸苦岌岌本業幾廢孺人斥釵釧御荊布拮据操作比於寒女一不以累徐翁而徐翁遂推擇為諸生所為文益工聲益起則孺人左右之也徐翁數奇都試輙報罷久之用恩例拜章服聊以自老孺人為不怡晚而二子茂才亦少而負雋聲而喜可知也孺人則督其二子甚具往往誡曰夫業美家傳譽歸宅相爾不聞之乎勉旃毋遏佚爾前光忘爾所自出矣而二子並以諸生高等次第廩學宫駸駸乎淩雲而擢桂則亦孺人左右徐翁

成之也凡此皆孺人大者本之能明識道理自其天性然觀察閨閫覲刑之教所從来矣孺人生嘉靖庚寅卒萬歷丁亥二子請於其翁謀以葬孺人土瀆新阡而泣請余丐銘其墓中之石夫道美揚輝助流政教史氏職也余何敢以服為解銘曰

觀察楚楚不媿為女氷食蘖茹文學厚負不媿為婦行汲操舂胡德孔良而算弗長其後將昌以為莽決視子瑞光


乾隆御覽之寶

宗伯集卷八